



一位新上海人为新生儿取名,特意来让我用上海话读一读,“预判”这个名字在沪语中可能会产生的“负效应”。

同样三个字,有时普通话听上去很不错,用上海方言一读,就难听了,甚至一不小心会预留给不雅绰号的“空间”,让人不悦和烦恼。所以,孩子的取名真得有点“前瞻性”啊!

名字将伴随人的一生一世,慎重推敲绝不以为过。而有些应用广泛、社会性强的名词,在启用、推行之际,其实也应该有充分的斟酌、考量,以免造成无谓的歧义、无奈的苦涩。

近来,有一则为“老年痴呆症”正名的公益短片在网上引起广泛共鸣,为“老年痴呆症”这样歧视性称谓更名的呼吁获得公众高度应和。央视为此发起了一项网络投票活动,近135万人表达了意见。在拟取代“老年痴呆症”的备选称谓“失忆症”、“失智症”、“脑退化症”、“阿尔兹海默病”中,得票数最高的为“脑退化症”,达到近50万票。央视表示,投票结果已转交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,由专家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进一步酌定,并报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和公布,最终为“老年痴呆症”正名。

毋庸讳言,这个“马后炮”实在放得太晚了。按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海的说法,1995年审定公布的神经病学医学名词表中没有“老年痴呆症”这个名词,而是“阿尔兹海默病(曾称老年早期痴呆症)”。但很早之前,“老年痴呆症”一词就在民间流传开来,也被大众传媒普遍应用,其后果是“不仅让患者,同时也让人带有了极度的感情倾向,这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上的失偏颇,同时也可能引起患者对自己病症的隐瞒最终导致治疗不及时”。不过,即便正式正名,要让这个名词彻底消失,恐怕也非易事,“积重难返”啊!当年,将“残疾人”更名为“残疾人”,不是经历旷日持

久的努力后仍未获全胜?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。而类似须正名的疾病名并不止于此。有网友提出,带有一些侮辱性、歧视性的称谓,也应以规范,如“面瘫”,应为“面神经炎”或“面神经麻痹”;“小儿麻痹”,应称之为“脊髓灰质炎”;“红眼病”,应是“传染性结膜炎”;“多动症”则应叫做“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”。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称谓,早就“约定俗成”,虽近年来开始逐渐为之一正,但已“改也难”了。

于是便想起一个问题:一些影响面甚广的个词、称谓,“约定俗成”是否也该有个规矩,即由谁来“定”,如何“成”?早些年,来自异域的新闻中的译名一度相当混乱,时常搞得人云里雾里,无所适从。自打规定译名一律由新华社译名室统一确定发布后,译名的使用状况大为改善。即便如此,还会有难以治愈的“痼疾”,譬如那个恐怖大亨的名字“拉登”就一直没统一于“拉丹”。但译名之外的一些名词称谓,似难以以一规范,一旦人们先入为主地接受,以从众心理人云亦云,便成为一种刻板势力了,尽管有些存在着如同“老年痴呆症”般的不妥、谬误,也只能将错就错了。例如称呼“农民工”,例如把邮政编码简称为“邮编”,要是一开始就被称作“外来务工人员”、“邮码”,如今就不至于常被诟病、呼吁纠正,却为时已晚。

为『老年痴呆症』正名乱谭

怡然

由此又想到了主流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责任。在应用性广泛、社会性强的名词出现之初,就研判一下其大量使用之后可能会产生的效果,甚至分析预见一下其凝固、沉淀后在历史上可能会产生的作用,或许可避免、减少全民为“老年痴呆症”正名这样尴尬被动而又事倍功半的现象了。前两年,新型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甲型H1N1流感出现时,两家主流媒体“掐架”,一家称之为“甲流”,一家则叫做“甲感”,让地方媒体和公众犯晕。幸亏H1N1来得快也走得快,否则麻烦就大啦。

科尔尼科的秋日》等。

就在列维坦在安德烈斜坡作画的同时,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也来到了基辅。有一天契诃夫来安德烈斜坡看望列维坦,他站在列维坦画室门口,拿出他的小说《草原》,对着斜坡上过往的行人大声朗诵起来……契诃夫在斜坡朗读自己小说这一趣闻,成为了安德烈斜坡的一则经典而流传至今。

由于画家站在斜坡上可以仰视安德烈大教堂,所以安德烈大教堂是乌克兰所有教堂中被画得最多的一个教堂。1876年的秋天,俄罗斯著名的巡回派画家波烈诺夫来到基辅,安德烈斜坡便自然成了“激发他灵魂的地方……”这是波烈诺夫在1915年出版的回忆录《画笔人生》中所感叹的。而正是这个激发了他灵魂的安德烈斜坡,100年后再次让人们在惊叹他伟大作品的成就的同时,又想起了他……

2011年10月,在伦敦的一次俄罗斯油画拍卖中,波烈诺夫在安德烈斜坡上画的一幅名为《晨曦里的安德烈大教堂》被拍出了最高的价格。

在惊讶他伟大作品的成就的同时,又想起了他……

1992年10月26日上午,我抛下办公室里的大小事务,赶到北京东路外滩口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。电台门口已经有一位神采奕奕的青年正等着我——主持人白宾。在那天中午十二点,我们将要在电台里开始一档新的节目《市民与社会》。

行人在秋风中远了

缪克构

四岁识字,五岁开蒙入私塾,十二岁开始能写文言作旧诗,少年辛笛聪颖早慧,只是,对当时已经勃兴的新文学仍是一无所知。一九二七年十五岁时,他转学南开中学插班读初三,考题中有一道问答题“《呐喊》的作者是誰”,他答不出来,十分沮丧。国文底子很好的父亲在满屋子的线装书里翻阅,终于查到“呐喊”是明代将领戚继光所著兵书的一章内容,连声感叹新式学堂考题如何出得这么冷僻,而辛笛则对父亲的渊博学识钦佩不已……

跨入南开中学大门的辛笛后来才知道,《呐喊》的作者是鲁迅,与戚继光无关。也是在南开中学,他开始接受心智开发的启蒙式新知识教育。一九二八年,他开始在天津《大公报》上发表新诗。一九三五年,辛笛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,次年夏天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,聆听文略特的讲座,与英国诗人史本德、路易士、缪尔等时相过从。他的新诗创作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也日臻成熟,以蕴藉婉约著称于世,充满对祖国故土的爱,对人生时代的关注,对个人内心的审视。诗风凝炼清新,典雅而有新意,在中国新诗史上形成了自己诗歌艺术的独特

味,又有西方现代诗艺的变幻跳跃。诗里没有浮面的东西,没有不耐咀嚼的糟粕,而是把感觉的真与艺术的真统一成至高至纯的境界。

卷二《手掌二集》收入辛笛搁笔数十年之后重新抒写的现代诗篇,采用诗人一九七九年抄给香港诗友骆友梅女士的诗歌册中的《手掌二集》集名。此卷作品保持了现代诗创作的应有水平,而视野更为开阔。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精髓,一直作为两翼伴随他的创作生涯。晚年之作淡泊明净,纯粹超然。

卷三《听水吟》是旧体诗集,集名源自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出版的《听水吟集》。辛笛从小接受私塾教育,打下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,在几乎不写新诗的日子里,他悄悄用旧体诗排遣郁闷,表达委婉,隐含悲抑自嘲之情。八十年代以后新旧体诗轮番写作,他的旧体诗佳作的温蕴蕴藉,有的清新明快,用典适度,婉约通晓,尤其是与钱锺书先生在“文革”期间的唱和更是文坛佳话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出版的《槐聚诗存》和《听水吟集》中“钱(锺书)王(辛笛)唱和”的写作时间存在不确之处,编者根据辛笛当年的笔记,重新作了修订。诗人的旧体诗作多达六百余首,此卷收录近二百余首,其中标明“未入集”的诗作与附录中的汉俳、和歌,均系首次结集。

走在安德烈斜坡上

游历影像

刘沙

在乌克兰旅行,基辅著名的安德烈斜坡是不能错过的,安德烈斜坡因弗拉基米尔大街上的安德烈教堂而得名。安德烈教堂是为纪念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到访基辅于1749年开始兴建的,由于安德烈教堂建于一片丘陵上,从教堂到下面的城区要走一段斜坡,而这段斜坡便被称为安德烈斜坡。当时斜坡两边住的都是一些商贩和艺术家,他们便在家门口设摊摆位,久而久之安德烈斜坡便成了基辅最著名的手工艺品和油画的集散地,腔调和规模颇有点像巴黎的蒙马特高地。其实,在上世纪初,基辅的安德烈斜坡真的就跟巴黎的蒙马特高地一样,充满了人文和艺术的气息。或许是由于基辅地处黑海之滨,一年四季气候宜人,当年许多俄罗斯的艺术家和作家便纷纷汇集于此。在斜坡一处卖油画的摊位旁,摊主告诉我,当年俄罗斯著名风景画家列维坦的画室就在这里,1891年秋天,列维坦几乎每天都在斜坡画画。原来列维坦当时正在克里米亚半岛游历,其间他在安德烈斜坡租了个房间当画室画画。在这里他完成了许多后来享誉世界的名作,如《杜恩河边的村庄》和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幅有人物的风景画《索

序跋精粹

王五卷本《辛笛集》收入辛笛一生最主要的新旧体诗歌,以及读书笔记、散文、随笔等作品,全面呈现诗人的文学成就和对当代文学的贡献。

卷一《手掌集》沿用一九四八年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诗集原名,收入的新诗代表作含蓄凝炼,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隽永意

卷二《手掌二集》收入辛笛搁笔数十年之后重新抒写的现代诗篇,采用诗人一九七九年抄给香港诗友骆友梅女士的诗歌册中的《手掌二集》集名。此卷作品保持了现代诗创作的应有水平,而视野更为开阔。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精髓,一直作为两翼伴随他的创作生涯。晚年之作淡泊明净,纯粹超然。

卷三《听水吟》是旧体诗集,集名源自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二年出版的《听水吟集》。辛笛从小接受私塾教育,打下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,在几乎不写新诗的日子里,他悄悄用旧体诗排遣郁闷,表达委婉,隐含悲抑自嘲之情。八十年代以后新旧体诗轮番写作,他的旧体诗佳作的温蕴蕴藉,有的清新明快,用典适度,婉约通晓,尤其是与钱锺书先生在“文革”期间的唱和更是文坛佳话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出版的《槐聚诗存》和《听水吟集》中“钱(锺书)王(辛笛)唱和”的写作时间存在不确之处,编者根据辛笛当年的笔记,重新作了修订。诗人的旧体诗作多达六百余首,此卷收录近二百余首,其中标明“未入集”的诗作与附录中的汉俳、和歌,均系首次结集。

中医印象

王莉

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。——《黄帝内经素问遗篇·刺灸论》

正气,是自身的正气,抗病能力是其表现之一;邪气,是外来的致病因子,可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。瘟疫来袭,不论老少,都易染病,但总有幸免者。正气充盛,邪气就不容易侵犯人体。反之,“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,邪气作祟之地,必是正气空虚之处。正气和邪气,是疾病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,它们之间的较量,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进退。避开邪气,勤洗手,多通风,甚至消毒、隔离固然重要,但邪气是无处不在的,完全避开是不可能的,因此强身健体更是预防疾病的根本之道。合理的饮食,充足的睡眠,适度的锻炼,安宁愉悦的情绪,都可以帮助人体达到或接近阴阳秘,五脏坚固,气血调和的理想状态,从而能够有力地抵御外邪,避免疾病的发生。

人在“清夜无尘”之际所撰,不少篇章曾发表在四十年代后期的《大公报》“夜读书记”专栏上,介绍当时英美文坛最新书刊、剧坛及批评界新作,评介各类英语辞典及西方医药通俗作品等,作者最为看重的是欧美著作中对中国的论述。

卷五《长长短短集》是随笔散文集。诗人在一九九六年结束出版《蝴蝶偶拾》时就曾想称作《杂拌儿集》或《长长短短集》,“终以先贤所撰,已有类似题名在前,未便雷同,僭为己用。”俞平伯先生曾用过《杂拌儿集》;《长长短短集》似未闻有人用过,便拿来此处用作集名。

秀

周伟民

秀,原本是个很美好的字,最早是形容稻穗和麦穗灌浆结实,叫做“秀穗”,后来引申为女子容貌的美好,秀丽,清秀,秀美,秀外慧中…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把不真实的表演称为“作秀”……某电视节目有一句广告语:“人生,就是一场真实的秀!”“秀”,是给人看的,真实的人生,是为自己,为家人,为民族,为国家的。有了博取掌声和鲜花的,更为承担责任,对得起列祖列宗,对得起自己的良知,“秀”给人看的人生一定是不真实的人生,“秀”久了,也许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……

起意编选一套辛笛先生的诗文集,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。在辛笛先生百年诞辰之际,承辛笛先生的女儿、恩师王圣思教授的倾力帮助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及为松兄玉成,夙愿得偿,凝作心香一瓣,向辛笛先生遥寄祝福。《辛笛集》序

呢?”、“浙江人为什么要来买上海的商舖呢?”……我都一一作出了解答。原本不苟言笑、有些拘束的来自浙江的嘉宾也渐渐放开了,与我们侃侃而谈起来。

回单位的路上,我情不自禁地回味着刚刚结束的节目——此起彼伏的听众电话、愉快而默契的对话、火热的节目氛围都告诉我,节目成功了!这毕竟是一档全新的节目,它能不能把这个劲头保持下去?带着对这个节目的期待和祝福,我和收音机旁的忠实听众一样,每天在12点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节目。

请读一篇《文明进步的脚步声》。



▲ 安德烈斜坡的小舖,当年是艺术家的聚集地 刘沙摄

重要的是接入市民百姓的电话,听听百姓的意见和建议。10月26日将是第一档节目,他们希望我以拍卖行行长的身份作为嘉宾,参与节目的讨论。

为什么要以“拍卖”做选题呢?其实我大概猜到了原因。10月15日上海进行了一系列小型企业、商铺的拍卖活动,结果让人跌破眼镜——上海的商界集体“疲软”,前后7家商铺全部让浙江企业拍走了。沪上的报纸对此作出多篇报道,言语犀利。正像报道题目所述,“上海人囊中羞涩,浙江人出尽风头”的现象成为当时市民百姓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。半个月来,早上坐在早餐摊头边吃

边闲聊的时候,坐着公交车上班的途中,市民们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。

节目前,我小心地问道:“不知道有什么不该讲的话吗?”

虽然他也使劲儿缓和着气氛,我还是觉察出了他的紧张,毕竟这是第一档直接接入听众电话的节目,大家心里都没底啊。但看着大家认真的劲头,我有信心。直播前,电台台长陈文炳握了握我的手,对我说:“别紧张,放轻松。节目一定会很顺利的。”

为何要以“拍卖”做选题

林一平

如果说错了我可担不起责任呀。大家都扑哧笑了。一位节目编导说:“没有条条框框,围绕主题随意发挥就行了。”听了这句话,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。

直播开始了,出乎我们的意料,听众的电话非常热烈,显然节目和话题都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大家抛出许多问题,比如:“上海的民营企业实力究竟如何

1992年10月26日上午,我抛下办公室里的大小事务,赶到北京东路外滩口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。电台门口已经有一位神采奕奕的青年正等着我——主持人白宾。在那天中午十二点,我们将要在电台里开始一档新的节目《市民与社会》。

事情源自10天前我接到的一个“不速之客”的电话:“林一平先生,您愿意来广播电台当嘉宾吗?”拎着听筒,我有些迟疑:我,一个拍卖行的工作者,和广播八竿子打不着呀?听筒那端是这档新节目的负责人陈接章。他细致地向我解释了来意:电台要开办一档全程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,每天讨论一个街头巷议的新闻话题,最

架起一座桥梁

